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



成王敗賊的一重含義

宋志堅

成王敗賊的完整表述，是「成者為王，敗者為賊」，這意思與「不以成敗論英雄」相對，在道義上為人們所不取，在歷史上卻是屢見不鮮。

明成祖朱棣，可算是「成王敗賊」的一個典型，假如他的「清君側」

未成，恐怕是「賊」定了的，不僅因為他想取代明太祖的正統繼承人，更因為他的不擇手段，包括他的欺詐，

包括他的殘忍。然而，他的「清君側」居然如願以償地把「君」也一起「清」了，於是「成者為王」。何況在朱棣當皇帝的二十餘年中總會有所建樹，大明王朝在他之後的帝王將相，大致都是他一脈的人，他的那些見不得陽光的事情，連同被他「清」得隱姓匿名四處逃亡的建文帝，在相當一個時期內，也就成了相當忌諱的敏感話題，好像從來未曾出現過一樣。即使在後人所寫的史書中，也毫無懸念地將朱棣稱之為「上」了。「成王敗賊，史能飾詞」（明末張岱《育令操》附燕客《和操》），該是有感而發。

說到朱棣，不免想到因為不肯為朱棣草詔天下而被

滅了十族的方孝孺，以及這位大儒對武王伐紂的有關史料的評議。史書記載紂王「自燔於火而死」之後，武王

「以黃鉞斬紂頭，懸大白之旗」，對「皆經自殺」的

「紂之嬖妻二女」，亦「擊以劍，斬以玄鉞，懸其頭小白之旗」。對此，方孝孺大不以為然，說「此戰國薄夫之妄言，以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」。因爲在方孝孺看來，武王乃是聖人，不可能有如此殘忍之舉。日籍華裔作家陳舜臣所著《中國的歷史》說到此事。陳氏認爲，方孝孺之所論，有其合理性之處，「亂世中的人聽古代的故事，……有可能按照自己認爲『合理』的思路改動其中的情節」，卻不贊成方孝孺所說的「聖人」不可能如何如何的邏輯。竊以爲，陳舜臣之見，可以成立。

方孝孺以及陳舜臣之所說，涉及「成王敗賊」的另一重含義，不僅成者爲王，而且王者爲聖，一切不地道的行爲，都與成者或王者無涉。按照聖人不可能如何如何的邏輯，即使有欠缺有失誤有劣迹，也要將它抹去，

或是諱言，或是掩飾，或是篡改，使之完美無缺，使之光彩照人。武王伐紂，乃是以有道伐無道，「以黃鉞斬紂頭，懸大白之旗」云云，或許也是當作大丈夫之英雄氣概去讚賞的。文武周公都是聖人，從孔孟之言論到史書之記載，何曾有人指陳他們的瑕疪？文王姬昌生了九十九個兒子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似也只有明未清初的木皮散客賈亮西在他的鼓詞中提出過「哪一個是個善菩薩」的質疑，還是明貶暗褒的。反之，「敗者爲賊」，爲賊者無惡不作，什麼壞事加在他的頭上都不算過分。

以上爲「成王敗賊」的二重含義，前者出於專制與高壓，後者卻

與觀念的偏差有關。現在有個說法，叫做「還原歷史」。不少歷史人物，也正在被「還原」之中。這既是對「成王敗賊」的顛覆，就有必要把握「成王敗賊」的二重含義。成者未必就「王」的，敗者未必就

「賊」的，固然應當恢復他們的本來面目。成者確實是「王」的，也

不能因爲是「王」者而一切皆「聖」，「敗者」確實是「賊」的，也

不能因爲是「賊」者就無惡不作。「成王敗賊」之不可取，並不意味着什麼都要倒個個兒，以致「還原」爲「敗王成賊」。有些基本歷史事實，例如前面所說的武王伐紂與紂王自燔，武王伐紂時之天下歸心，紂王自燔時的衆叛親離，恐怕並非史家之杜撰，倘若硬要「還原」爲「敗王成賊」，那就適得其反，倒是無異於歪曲歷史了。

這就是對「成王敗賊」的二重含義，前者出於專制與高壓，後者卻

與觀念的偏差有關。現在有個說法，叫做「還原歷史」。不少歷史人物，也正在被「還原」之中。這既是對「成王敗賊」的顛覆，就有必要把握「成王敗賊」的二重含義。成者未必就「王」的，敗者未必就